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图 们 江 的 诉 说

朝鲜族

崔洪彬

全信子著

高发元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0460673

图们江的诉说

(朝鲜族)



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



0460673

崔洪彬

全信子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蔡红华

封面设计：传智工作室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第四集）

图们江的诉说（朝鲜族）

崔洪彬 全信子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0.75 字数：430 千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 - 3000

ISBN 7 - 81068 - 337 - 3/C·40

（本集共七册）总定价：63.00 元

社址：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650091 电话：（0871）5031071

E-mail: yupress @ sina.com

总序

0460673

串起世纪民族文化之链

高发元

大约在110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觉，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绝唱，使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并且永远无法破译那一个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

FAP 39108

第 1 页

处在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太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它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就在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26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300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

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对历史、宗教还是自然万物，无论对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声、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魂，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而不是视觉文化。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童话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景颇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魂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不仅仅是直白，还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启悟，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我们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史实，在《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构架。以实录一个家庭生活，提供一个管窥民族内心的窗口。相信再

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我们能否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素材的盗用，对他们习俗的恣意扭曲。这些作品中所透露的都是殖民者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以白种人的文化视觉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更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被岁月的流程所淹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编委会:

主 编: 高发元

副主编: 施惟达 邓启耀 卢惠龙 周鸣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邓启耀 卢惠龙 肖 芒 周鸣琦

施惟达 高发元 莫贵阳 戴 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 第四集 / 高发元主编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 2001.9

ISBN 7 - 81068 - 337 - 3

I . 2 . . . II . 高 . . . III . 家庭生活—社会调查—中国
IV .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9486 号

目 录

序 言		1
一、 举家迁徙	背井离乡	5
二、 悲欢离合	历经沧桑	16
三、 勤奋学习	追求理想	25
四、 和睦家族	源远流长	33
五、 参军参战	血洒疆场	44
六、 艰苦创业	建设家乡	57
七、 十年动乱	百炼成钢	68
八、 心高志远	搏击苍穹	77
家 谱		85

序 言

朝鲜族作为中国56个民族中的一个成员,总人口大约有200万,主要分布在吉林、黑龙江和辽宁三省,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主要聚居区,其余散居在北京、内蒙古自治区和内地一些城市。

中国朝鲜族作为迁入民族,最早迁徙定居的一批距今已有370多年的历史。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当时朝鲜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特别是1869年朝鲜北部发生大饥荒,民众大批迁入我国延边等地定居。1910年“日韩合并”,不堪日本侵略者残暴统治和压迫的朝鲜人民,以更大的规模大批迁入我国东北各地。

勤劳勇敢的朝鲜族冒禁潜越国境,从初期“朝耕暮

归”的白日垦荒发展到“春来秋去”的跨季留居，乃至后来携眷造舍，长年定居，同汉族、满族人民一起，辛勤劳动，披荆斩棘，开山辟土，在拓荒造田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家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朝鲜族以擅长在寒冷的北方种植水稻著称，他们由此在东北的农业史上揭开了创新的一页。图们江、鸭绿江流域多为山地和丘陵，气候寒冷，加上都是野草丛生、树根盘绕的荒原和沼泽地带，不宜种植水稻。但是，朝鲜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和智慧，克服种种困难，于1875年试种水稻成功。不久，迅速在东北各地得以普及。据统计，1944年全东北的水稻耕作面积达到326311公顷。朝鲜族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从迁入我国初期开始，朝鲜族就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特别是在长达40多年的抗日战争中，无论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反日独立运动，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都有朝鲜族战士。在有些军里朝鲜族战士甚至占半数以上。他们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风餐露宿，出生入死，前仆后继，英勇作战，数以万计的朝鲜族烈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夺取胜利果实，发动了内战。朝鲜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解放全中国，又积极投身全国的解放战争，出现了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朝鲜族指战员的足迹遍布祖国东西南北，涌现出许多模范战斗集体和战斗英雄，为缔造新中国谱写了壮丽的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有他们血染的风采。仅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统计，注册的延边革命烈士就达14740余名，而朝鲜族烈士占烈士总

数的92%以上(其中女烈士398名,占全吉林省女烈士总数的97%),平均每20户朝鲜族家庭就有1名烈士。

我国历代反动统治者从来不承认朝鲜族的合法地位,对朝鲜族实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使朝鲜族人民真正获得平等权利。在解放战争时期所进行的土地改革中,广大朝鲜族人民获得了土地,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2年9月3日成立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8年8月15日又成立了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杂居在各地的朝鲜族先后建立了42个民族乡,充分享受着民族自治的权利。

党中央十分关心朝鲜族地区的发展。早在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先后视察延边,对朝鲜族地区的各项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怀。1983年8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延边时题词:“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设得更快些、更好些”。1991年1月江泽民同志视察延边时题词:“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设成全国模范的自治州”。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给朝鲜族人民带来巨大的鼓舞,他们正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积极进取,努力奉献,建设美好的家乡。

历史表明,中国的朝鲜族不愧是祖国边陲的开拓者、保卫者和建设者。本书所叙述的刘龙奎一家,正是朝鲜族的典型代表。刘龙奎一家祖辈所经历的苦难家史及奋斗创新的家史,无疑是中国朝鲜族迁徙史的一个缩影。刘龙奎一家背井离乡涉图们江迁入到延边龙井的涌泉村,已有近70年的漫长岁月。为了生存,刘龙奎一家租种地主的土地,拉人力车,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日

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使刘家妻离子散,受尽煎熬。新中国成立后,刘龙奎一家同广大的贫穷百姓一样,翻身做了主人,为建设家乡,保卫祖国,以及抗美援朝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十年“文化大革命”,刘家蒙受不白之冤,遭到严重迫害。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刘家带来了希冀,全家为建设四化而辛勤工作。刘龙奎一家中有革命烈士刘丙燮,有解放军现役少将刘丙勋,有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延边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刘丙镒,有致力于边疆经济建设、为边城发达繁荣而呕心沥血的好干部刘舜哲。刘龙奎一家兄妹之间、婆媳之间及妯娌之间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尊老爱幼,形成了充满亲情与友善的家庭氛围。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家庭,是因为刘家的家史是集中体现中国朝鲜族苦难史和斗争史的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是朝鲜族的一部真实的生活史。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用刘龙奎一家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家史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半家迁徙 青口高台

朝鲜咸镜北道明川郡阿间面黄德洞的七宝山脚下，有一个叫高站的小镇，离高站20公里的地方就是刘龙奎一家住的榛德里。这是个出了名的穷山沟，石头遍地，土地贫瘠，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贫穷和饥饿。据传李朝时期朝廷把这个地方定为刺配地，犯有戒律的官吏就发配到此地。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发配者的后裔们放弃祖坟和自己开拓的贫瘠土地，为寻找活路而络绎不绝地离开这里。

1930年冬，在一个鹅毛大雪漫天纷飞的日子里，一位30来岁的汉子手执酒瓶，脚踏积雪，来到榛德里后山麓的坟地。只听他在坟前动情地诉说：“祖父，我本

想一辈子守着您在此生活,但贫穷和饥饿不能使我如愿以偿,我这个不孝子孙今天为寻找活路要离开您远走他乡。祖父,孙子离开您之前敬您一杯薄酒,请您在九泉之下保佑我这个孙子吧。”然后向祖父墓地叩拜。此人正是刘龙奎。



刘龙奎画像

坐在坟前的龙奎,此时回忆起小时候听祖父讲的那段故事。

“从1860年到1869年,朝鲜北部连续10年遭水灾、旱灾、虫灾、风灾,农民以草根树皮充饥,邻近山上的松树皮都被扒光了,连一根草也见不着,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饥寒交迫的贫民置‘杀头罪’于不顾,纷纷落越到图们江北岸的间岛(今延边地区)。1881年清

朝废除封禁令之后，我也携眷越境到龙井附近，造舍开荒。但清朝颁布‘剃发令’，说什么只有剃发易服，归化入籍者才能获得土地所有权。我作为白衣民族，怎能不穿白衣穿胡服！怎能不要朝鲜民族族籍，归化成其他民族！即使饿死也不能这么做。于是我只种了一年地便带全家回到故乡。”

龙奎趴在祖父坟上痛哭一场。他想，祖父40年前曾踏过的路，我今天不得不走下去。他抓起一把坟上的土，小心地放在怀里。自古朝鲜族就有这种习俗：为防止水土不服，带着自己家乡的土，到他乡时把土放在一碗水里，土沉下之后把水喝掉，以防止疾病，保重身体。如果迁徙他乡时带着祖父坟上的土，就意味着永远怀念祖辈和故土。

离开祖父坟墓的龙奎往家走去，路上碰见等待自己的父亲刘汉丰。汉丰老汉算是这地方见过世面的人物，曾当过私塾里的先生。



刘龙奎父亲刘汉丰画像